

### 爱猫者吉明

汤拥华

爱狗的人,或者将狗视为子女,或者与狗成为朋友;爱猫的人,则往往自称猫奴,不是因为猫尊贵,而是果真要把猫爱到位,除开俯首称臣,无法可想。

我的同事褚潇白教授一家人都爱猫,她的“妈咪大人”吕吉明女士尤甚。家中养着一只叫 Findus 的小公猫,是潇白夫妇从路边救回的流浪儿,不是珍稀的品种,却是绝对的权贵。母女俩为之偷起了绰号“巴依老爷”,两人自居阿凡提,每日与这刁蛮老爷斗勇斗智,但是心底的称呼应该是王子。只是母女俩的想法或许有细微的差别:对潇白来说,猫就像王子一样对待;而对吉明女士来说,是王子变成了猫。她全心全意地伺候那只猫,像要把那猫身子里的王子召唤出来。

吉明女士为猫写了一本书:《妈咪大人的猫咪札记》。书名一看就是女儿所拟,女儿还郑重地为之作序,说家里的猫都用上海话叫“姆妮”,其实是一世,二世,三世,都叫同样的名字,像轮回,一只逝去了,隔着长长短短的时间,又会有另一只回来。但在病痛折磨中早逝的父亲不会回来。潇白说,惟有猫最能给予我们慰藉和喜乐,特别是在我们行过死荫幽谷之时。

逝去的猫又何尝能够回来。年逾古稀的吉明女士不说轮回,只说陪伴,而一切的陪伴所要的都是情。情分两种,长情与短情,因为人生有暇而享受宠物之趣,这是短情;因为心有所系而怜惜浮生之短,这是长情。吉明女士只懂长情,却又爱得分秒必争。

大部分合格的猫奴会发现猫主子十分挑食,而且往往有奢侈的癖好,Findus 每天早晨就要吃两只大虾。但是海虾对猫并不好,吉明女士常常左右为难。色字头上一把刀,Findus 也逃不过绝育手术,但吉明女士每见它无情打采,便心中有愧,觉得自己剥夺了猫生的欢乐,只为了与其相伴的一己之私。

吉明女士的爱算得上痴,这痴中永远带着愧疚,是对猫的愧疚,也是对女儿的愧疚,还有更多。她写自己曾经跟三岁不到的女儿开玩笑,在公交车台上藏起来,女儿惶悚无措,撕心裂肺地哭。这可怕的一幕,竟然成为创伤,时时进入女儿梦中。母亲叫女儿大宝,又叫猫小宝,大宝小宝一起来时,她的爱此起彼伏,对双方都觉亏欠。丈夫生病住院,她要在丈夫、寄放在外婆家的女儿与不能见容于外婆家的猫之间拉扯;后来,是一度病重住院,痛到形容憔悴的女儿和被独自关在家中、急不可耐等她回去的猫。以一己之力日复一日地操持温饱,回头想来已是惊心动魄,但她却责怪自己为母亲的迟钝,没有能体察入微,在本该相濡以沫之日,辜负了光阴。

于是我们在这部写猫的书看得更多的不是悠游与闲适,而是亲人间的关切有如密扎的针脚,常有不经意的刺痛。妈咪大人总是在道歉,“这道歉的说词是给大宝听的,小宝只会从我的柔声细语中,再一次确认它依赖的是个可靠的人。”这种依赖,有时会被认为不平等,人与猫之间如此,人与人之间也如此。但是依赖乎本能,能有什么是非?倒是要做到可靠二字,不凭本能却近乎本能,那不是“我自我”的成就感,而是眼里满是对方。对哲学家德里达来说,猫的注视是一个绝对“他者”的注视,而我们在吉明女士这里看到的是猫眼如镜,照出人之为人的全部烦躁、畏惧与生死大事带来的隐痛,又明明如月,万象清影,仿佛一切都有了个说法。此时的爱,哪有什么人猫之分,譬如一汪静水,风来了,便起坎坷;雨来了,便有创口;船来了,便分开,避让,又跟随。

子曰:必也正名乎?给猫起名也难。“姆妮”在上海话里其实是蚂蚁,Findus 则是英语中的“找到我们”。则一只蚂蚁都如此相似,仿佛生生不息,这一世完了便是下一世;却又像是走不出魔法的王子,只能一次次驻足回首,凝视着面前的人。而当我们满怀大欢喜认出他的那一刻,也就既吉且明,原谅了自己。



(甲骨文篆刻) 涂建共



百啖千声随意移 (中国画) 杨正新

在巴西的库里蒂巴市街头,常能看到一前一后停放的绿色厢式货车,旁边排队的民众拎着袋子,推着车子。这是该市名声在外的“垃圾换食品”现场。市民把空瓶子、旧纸箱等可回收物,在过秤称重后,去车后车换取卷心菜、香蕉等蔬菜水果,四公斤可回收物可换一公斤果蔬。头发花白的卡门女士指着换来的土豆和牛油果说,“从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便积极参与,算起来有29年了,孩子们就是吃换来的食物长大的,这个计划充满智慧。”

尽管既不依山又不傍海,但是依靠“垃圾换食品”等多项环保举措,库里蒂巴这个生态城令世人瞩目。这个城市也曾面临很多令人头疼的问题:失业增多、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……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规划师出身的市长勒纳认识到,要用系统的眼光去对待,用综合规划的办法去解决。于是,库里蒂巴环保理念先行,开启绿色建设之路:以发展快速公交廊道带动城市开发,以修规立法保障育苗种树,以绿色交换计划鼓励垃圾分类。

快速公交廊道带动城市开发,以修规立法保障育苗种树,以绿色交换计划鼓励垃圾分类。

打出这一系列环保“组合拳”,陆续换来了市民和政府的双赢:就业难题缓解,废气污染减少,市容市貌改观,1990年,库里蒂巴被联合国评选为最适合人居城市之一。

今年走访库里蒂巴前曾有过嘀咕,一些名城后劲不足,盛极而衰,库里蒂巴这个“老典型”会不会也在吃老本而裹足不前?漫步库里蒂巴内外,爽心悦目的场景给了我答案:城市内外,草坪灌木大树相映成趣;公共交通,干线支线联线多线纵横;垃圾处理,回收分拣利用有序运营。

陆续走访城市规划、公交运营、垃圾清运等部门后得知,运营管理者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是绿色发展理念仍在坚持,持续革新精神得到延续,后来者并没有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。其实,时代变化带来

### 「环保马拉松」的变与不变

这个城市的对策挺简单的,就是坚持绿色发展,不断使出新的招数。他们创新推出“生态公民计划”,为拾荒者提供近40个大棚,将可回收物在这里分拣,然后出售给垃圾处理公司,既扩大了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,还给大量拾荒者改善了条件增加了收入。公交公司采取了在部分时段调低票价、升级车站、优化线路等一系列举措,使乘客数量下降趋势得到缓解。2019年9月,该市政府发起“种植10万棵树”挑战,号召市民在一年内种植10万棵树,任何个人、单位都可以申请免费树苗,或者种在私人空间在公共区域,不到半年时间已种植5万棵树。全市现在人口190万,

人均绿化面积达到60平方米,比世界很多大城市都高。

这里的环保举措是个综合行动,是一场持续几代人的“环保马拉松”,不是百米冲刺的短期行为。不改变的,是对绿色理念的耐心坚守,是对相关措施的持续推动;改变的,是碰到新挑战想出新思路,是遇到新问题拿出新办法。他们在变与不变中体现勇气和智慧,在变与不变中平衡环保与发展。这样的“环保马拉松”,难能可贵。

### 题画诗三首

秦史轶  
(一)  
飘渺轻烟系客舟,倚窗听鸟夜无休。  
吹灯梦入陶源地,煮酒辞归碧海楼。  
十月秋黄蝶舞,一朝夕露白萍流。  
丹青只写心中意,能得春山几处愁?  
(二)  
燃犀偏照琉璃佛,梦蝶希声稼穡翁。  
南岳孤魂随赤豹,沈园一瞥剩惊鸿。  
故人留影留仙蜕,鸡唱烟消入溟濛。  
(三)  
独坐楼头对古墙,扇轻汗滴暑天长。  
风来蝉唱几行雨,日落花开一缕香。  
残卷朱砂生烛竹,锦灰铁篆入书床。  
人间百态成世界,腕下三千写玄黄。

### 自己先成为半个专家

王蓉

装修公司,经过近一个月的选择比较,权衡利弊,定了一家老牌装修公司。卜数只偶。即便是专业设计师自己家装修,麻烦照样突如其来,猝不及防。诸如市场价格、材料质量、合同隐形漏洞,以及装修工人偷奸耍滑,简直防不胜防。这就需要有人监工。若预算允许,可以雇监工。想省钱,自己勤跑。但倘若你四六不懂,又想偷闲躲静,全权委托给别人,等于表明,甲方是“待宰的小肥羊”。

装修多烦,环节使然。几年前,我家装修为半包。自己绘图出方案,自己选木地板,选阳台卫生间瓷砖,选灯具,选柜门柜体,定制橱柜衣柜书柜,各种图纸改了又改,几经修正,甚至踢脚线的材质跟颜色,事必躬亲,不厌其烦。然而装修这件事,无论欺生,无论宰熟,态度是关键。我的经验是,遇到懂行之人,对方自会收敛。说七说八,极而言之,最好先让自己成为“半个专家”,至少不会茫然不知所措。我的两家邻居,同时装修车库。

每逢黄花时节,我总会忆及一位逝世多年而音容宛在的老人,即作家姚雪垠。姚老生于1910年秋,一年后在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中度过了自己的周岁。今年适逢他110岁冥诞,看到野外丛菊盛开的景象,若干往事又不觉浮上心头。

1977年秋,我从武汉来京给姚老当助手。那时重阳已过,记得在他的临时寓所里有个花瓶,插着几枝不知谁送的菊花,我们由此谈到陶渊明,谈到“采菊东篱下”诗境的清新朴素自然。姚老说这也是他追求的言语之美。

我最初的工作很单纯,就是将老人正在口述录音的《李自成》第三卷整理成小说初稿。但不久,随着该书第一、二卷在全国热销,我又多了一项工作:拆阅、回复、处置大量读者来信。一天,姚老忽然递给我一把小剪刀,说:“我习惯用剪刀剪开信封,不喜欢用手乱撕,希望你也能这样。”我对拆信本无固定习惯,使用剪刀后,又略作清理,桌上凌乱堆积的来信顿时显得整齐。此后40余年,我几度乔迁,这件小剪刀始终放在书桌抽屉里,成为一件常用不衰的纪念品。

剪信封事小,反映出姚老的生活习惯,且与他的创作也有关连。我见过很多文人学者的书房,有的布置得井井有条,有的堆放得杂乱无章,似乎后者居多,而姚老属于前者。如同他喜欢将信封口剪得很整齐,他的书桌也总是抹拭得很干净,笔墨砚纸摆放有序。他做的卡片,不仅字迹工整,而且分门别类,极易查阅。他写文章,会仔细地先打腹稿,然后才落笔成文,成文后当然会继续推敲修改,但不会乱涂一气。随便挑一张他的手稿,都会从整洁的卷面看出作者的个性。

小说采用口述,引起了人们的好奇。不止一位老作家向我询问录音详情,当听说姚老并不是信口讲个故事,而是用文学语言口述时,他们都惊讶。后来我把谈话内容复述给姚老,并问这是否与他打腹稿的习惯相关?他说:“当然,不打腹稿怎么能口述?你整理的就是我的腹稿。”有次,姚老与我历数中外文学史上口述作品的先例,谈到长诗《失乐园》是在弥尔顿盲后口述而成,司汤达的长篇名著《巴马修道院》也是在几十天内

的新难题始终在困扰着城市管理者。世界首创的快速公交是城市名片,但是这两年面临网约车和私家车的很大挤压;公交员工如厕困难、高温难挨;人口快速增长,人均绿化面积减少……

邻居A为图省事,两千块钱全包,做了甩手掌柜。邻居B性子好,不疾不徐,日日起早摸黑,一趟一趟跑建材市场,讨价还价。无巧不成书。事毕,总价亦花费两千块。

鉴貌辨色。两家车库所用材料,均为彩钢板。邻居B家,材料费约七百,与邻居A家相差无几。用力掰,岿然不动。但邻居A家的车库轻轻一推,哗啦啦乱响。孰优孰劣,一望可知。父亲的书房名曰“不二居”。言下之意,男子汉说一不二。文人理想中的书房,大多构筑于纸上。爱书之人大多习惯沉溺于幻想,这种不切实际在某一时刻,未必是坏事。我的太原朋友,住老式公房几十载,楼上隔三五漏水,常常殃及他家。物业上门修了再修,于事无补。上漏,下湿,水声潺潺。时间一长,这位好脾性的仁兄干脆听之任之,给漏水之处凿开一道缝,细细窄窄一条,接了根塑料管子,直传至阳台。此后便愈加安然若素,任其“飞流直下”,他只是日日习字作画,书房更名为“听雨堂”。

三次装修,是三种生活阶段的递进,双方的配合与体谅化解了装修的劳苦。责编:杨晓晖

口述而成。他说:“我想他们一定也是有腹稿的。”最后我谈到,听说还珠楼主当年曾同时口述8部武侠小说进行连载,姚老哈哈大笑起来,说“他和我们不是一个路子”。

姚老对于创作充满自信,同时乐于听取意见。熟人都知道,1974年,姚老曾将《李自成》第一卷和第二卷原稿寄呈茅盾,冀获指点。而据他告诉我,当年读过原稿的,还有叶圣陶。与茅公侧重艺术分析不同,叶圣老更多地从语法、用词等角度提出意见,因为提得有理,他都采纳了。现在我们无从详悉叶老所提意见,但从两人的通信、互赠的诗词可以知道,他们对人物对话中是否出现现代语汇颇为敏感,对历史小说能否呈现时代风貌尤为重视。

此外,从叶老所赋“今夕滔滔汨汨,平日孜孜屹屹,环注写长篇。大顺兴衰迹,胸次沸奔泉”(《水调歌头》)等诗句,可以看出他对姚老和《李自成》的由衷褒美。姚老对创作有一种力求完美的精神。早在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时,他就表示,获奖的第二卷并非定稿,待全书出齐后,还要从头修改。这不是故作谦虚,而是他的真实想法。他曾嘱咐我,处置读者来信,凡属称赏赞扬或期待新作问世之类的,只须代他表达谢意即可;如有人就小说艺术发表意见,或对作品语言、细节指出瑕疵、提出批评,则一定要交他过目。他读这类来信很认真,往往会顺手作出标记,还将部分信件装进一个大纸袋,用毛笔写上“语言上值得参考的意见”,交我妥为保存。他说,将来对全书统改时,对于来自各方的批评建议都不妨斟酌取舍。

我在那些年中,每周都去姚宅。他的自信自得,他的精益求精,常常于闲谈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。姚老晚年,读书写作是他唯一的嗜好;与友人谈话,也总喜欢谈学问,谈掌故,谈艺术。可贵的是,他对未来永远有憧憬,有追求。他称书斋为“无止境斋”,表达的意思就是生活无止境,学习无止境,艺术追求无止境。现在,我也已经年近耄耋,回想当年与姚老相处的枝枝节节,倍感亲切之际,尤增崇仰之情。

现在,我也已经年近耄耋,回想当年与姚老相处的枝枝节节,倍感亲切之际,尤增崇仰之情。

这个城市的对策挺简单的,就是坚持绿色发展,不断使出新的招数。他们创新推出“生态公民计划”,为拾荒者提供近40个大棚,将可回收物在这里分拣,然后出售给垃圾处理公司,既扩大了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,还给大量拾荒者改善了条件增加了收入。公交公司采取了在部分时段调低票价、升级车站、优化线路等一系列举措,使乘客数量下降趋势得到缓解。2019年9月,该市政府发起“种植10万棵树”挑战,号召市民在一年内种植10万棵树,任何个人、单位都可以申请免费树苗,或者种在私人空间在公共区域,不到半年时间已种植5万棵树。全市现在人口190万,

人均绿化面积达到60平方米,比世界很多大城市都高。

这里的环保举措是个综合行动,是一场持续几代人的“环保马拉松”,不是百米冲刺的短期行为。不改变的,是对绿色理念的耐心坚守,是对相关措施的持续推动;改变的,是碰到新挑战想出新思路,是遇到新问题拿出新办法。他们在变与不变中体现勇气和智慧,在变与不变中平衡环保与发展。这样的“环保马拉松”,难能可贵。

### 夜光杯

秦史轶  
(一)  
飘渺轻烟系客舟,倚窗听鸟夜无休。  
吹灯梦入陶源地,煮酒辞归碧海楼。  
十月秋黄蝶舞,一朝夕露白萍流。  
丹青只写心中意,能得春山几处愁?  
(二)  
燃犀偏照琉璃佛,梦蝶希声稼穡翁。  
南岳孤魂随赤豹,沈园一瞥剩惊鸿。  
故人留影留仙蜕,鸡唱烟消入溟濛。  
(三)  
独坐楼头对古墙,扇轻汗滴暑天长。  
风来蝉唱几行雨,日落花开一缕香。  
残卷朱砂生烛竹,锦灰铁篆入书床。  
人间百态成世界,腕下三千写玄黄。